



中小学经典阅读名家名译  
无障碍名师导读

# La Dame aux camélias

## 茶花女

[法] 小仲马/著 李玉民/译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中小学经典阅读名家名译  
无障碍名师导读

《茶花女》(节选) 无障碍名师导读

# 茶花女

## La Dame aux camélias

[法] 小仲马/著 李玉民/译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 ; 李玉民译. — 苏州 :  
古吴轩出版社, 2017.8  
(中小学经典阅读名家名译·无障碍名师导读)  
ISBN 978-7-5546-0826-5

I. ①茶… II. ①小…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2468号

责任编辑: 蒋丽华  
见习编辑: 顾 熙  
策 划: 邓颖俐  
封面设计: 平 平

书 名: 茶花女  
著 者: [法] 小仲马  
译 者: 李玉民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 //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p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出 版 人: 钱经纬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6-0826-5  
定 价: 28.00元

## 青少年课外阅读的重要意义

语文特级教师 王俊鸣

欧阳修说过：“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高尔基也说过：“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活伴侣和导师。”古往今来，无数中外名人都在强调着读书的重要意义。现今，语文课程作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一门课程，更应借助课外阅读的开展和指导，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积淀学生的人文底蕴，使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人的和谐发展。

### 一、课外阅读可以陶冶情操

读书重在阅读过程中的思考以及读书之后的心得，领悟某种书籍对自己成长的意义。读到一本好书，找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心灵会感到幸福，从而强化道德、理想意识，净化心灵，一生朝着理想的目标奋斗不已。

### 二、课外阅读是储备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少年儿童时期，正是求知欲汹涌勃发的年龄，一本稍微有趣的读物，就能点燃对书籍的强烈好奇。书是历史、自然、人类灵魂的记载。读书，不仅能开拓视野，增添知识信息，了解和认识世界，还能满足少年儿童天然具有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当他们长大或工作时，会发现这些丰厚的积存能让自己大受裨益。

### 三、课外阅读有益于积累和构建文化

学生通过阅读在脑海里点滴积累的有意义的东西，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课堂教学是学生积累和吸取优秀文化营养的主要窗口，但学生文化的积累和文化的建构更多的还要依靠课外阅读。在阅读

中，各种信息、文化因子在头脑里聚集、碰撞、渗透、积淀，逐步建构自己的文化。要提高语文能力，就不能只囿于课本里的几篇文章。只有在长期的课外阅读过程中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才能吸收文化，感悟、积累、运用语言，形成文化的积淀，逐步建构自己的文化。

#### 四、课外阅读有利于帮助学生构建智力背景

阅读是智力和思维发展的源泉，广泛大量的课外阅读，可使学生获得知识底子、智力基础，乃至情感、审美基础。可以说课外阅读能够改变人生。很多书如果只读一遍的话，可能你读完了就会忘记书中的内容。但是读书时的思考与感悟却会留在脑海里，读书时的某段韵律会深深刻在记忆里。你看过的书、见过的人、经历过的悲欢离合，最后都变成了你自己。

#### 五、提高素养，培养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

要使孩子有着宽广的胸襟，有着真善美的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应该从哪儿做起？能够肯定地说就是从读书做起，从文化的教育做起。课外阅读不单是学生求知、开智的便捷手段，而且是提高学生素养、培养人格精神的有效途径，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与精神品格形成过程中的功能是巨大的、潜移默化的。阅读的很美妙的一个地方在于，可以感受这么多的美好际遇。

以上简单归纳了一下阅读的意义，但读书的意义并不全在此，还在于那些书里传达出的道理，让你在成长的道路上愈发坦然。书中的知识变成你日后骄傲的资本，让你成长为最好的自己。读书只是成长的一种方式，要把书中隐藏的变成自己展露的，这才是阅读的终极目标和最好的回报。

## 精读经典作品 收获精品人生

著名翻译家 李玉民

文通天下，名字不错。文即作品，天下即人，人文相通，即人文精神，这也正是这套推荐书目的宗旨。

在一个场合我没问过，中华文明最大的奇迹是什么？不是长城，不是秦俑帝陵，也不是难以计数的流散到国外的文物瑰宝，而是承载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受用不尽的汉语。

汉语这种意合文字，奇妙无穷：稍一解释文通天下，就全连接起人文精神和这套丛书编选的宗旨。

这套丛书收录的鲁迅等国内大家的作品，都是汉语的璀璨结晶。同样，外国文学经典，一经好的翻译家用汉语创作出来，就成为能与原著相媲美、汉语版的经典作品了。好的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创作，达到质的飞跃。

这套丛书的编选，恰恰符合新课标的要求：“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提供给青少年整本的好读物。

当然，这也只是沧海一粟。“读好书”，首先是读，读才能通，通往精品人生。要走向精品人生，别无选择，阅读是唯一可行之路。

读书因人而异，而每个人心目中都可能有自己的经典。所谓经典，在这里也是相对而言的。像雨果、司汤达、托尔斯泰、狄更斯、勃朗特、马克·吐温、海明威等大家的作品，是公认的世界性经典。也有一些作品，在我国读的人多了，也就被列入经典。个性阅读以乐趣为本，并非价值评估，不好一视同仁。

个性阅读中，了解世界和认识自己，是互动而并行不悖的。好读书是起点，读好书是关键，读书好是收获。编选者只管出版一批好书，但无法预判哪盏明灯照亮哪颗心灵，只能是开放性的，由读者自选。

无论拿起哪本书，都不要急于放下。一颗心灵的开窍，一种人生的转折，往往是一两句话触发的，可遇而不可求，不可放过可遇之机。

我并非坐空论道。惭愧吾生也早，以为人生便是逐波大潮。到了不惑之年，方受到“超越你自己”这句话的启发，才开始自主人生，自称“80后”。1980年至今，读好书和译好书，每天收集我的快乐时光，组成我不断升值的人生。

青少年的心灵，春天的花蕾，只待曙光的抚弄而绽放。

## 中译本序

书应需而至，是我的一大快事。这次应约翻译《茶花女》，法国友人斯坦麦茨教授得知，就赠给我一种好版本。所谓好版本，就是有名家安德烈·莫洛亚作序，正文后又有注释，还附录了有关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资料。无独有偶，译完小说才要写中译本序时，我又在书橱里发现一本应需之书，波罗·德尔贝什著的《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沈大力与董纯合译）。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写序的方向。

最初想写的序题为《多余的茶花女》，是因为看了一篇批评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的文章。不料刚看过文章，就有出版社约译《茶花女》，全然不顾已有多种译本的存在。

对我而言，约稿却之不恭，受之又有“多余”之嫌，因此就要趁写序之机，找几条辩白的理由。现在想来未免多余了，还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让市场去淘汰多余的吧。多种译本并存不算最坏的局面，可以比较优劣，不断提高译文质量，至少还可以满足读者的不同口味。假使某家出版社买了一部外国名著的版权，推出的却是一种拙劣的版本，那情况就更尴尬了：谁想重译都不成，最终倒霉的是读者和作者。

小仲马就不会碰到这种尴尬事了，他的作品已列入人类共有的



文化遗产，谁翻译都不受限制。如果小仲马在天或地下之灵有知，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国被争相翻译，一定会窃笑和得意非凡：广泛流传是一些作家成功的不可替代的标志。我说小仲马窃笑和得意，是因为他在本国还从未受如此礼遇，赢得一致的赞赏。

说来也怪，在世界上，《茶花女》是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而在法国还称不上经典杰作，也就是说进不了学校的课堂。在课堂之外，《茶花女》在舞台上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还由威尔第作曲改编成歌剧，可以入选世界歌剧十佳；至于搬上银幕的版本就更多了，世界著名影星嘉宝等都演绎过茶花女。可见，从名气上讲，《茶花女》不亚于任何经典名著。

就是在法国文学界，也无人不承认，《茶花女》是一举成功的幸运之作。一八四八年，小说《茶花女》一发表，就成为热点的畅销书。改编成戏剧四年后得以公演，又一炮打响。小仲马春风得意，成为文坛的宠儿。此后，小仲马又创作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戏剧，有些还轰动一时。总之，到了一八七〇年大仲马去世的时候，小仲马的荣耀已经完全遮蔽了父亲的名声。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在许多人眼里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一八七五年，小仲马进入法兰西学术院，可谓功德圆满，成为四十位“不朽者”之一。

对于这样一位成功的作家，称颂者自然大有人在，惺惺相惜者不乏乔治·桑、托尔斯泰、莫泊桑等名家，但时至今日，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最新的批评之作，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本《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写于一九八一年，作者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披露《茶花女》神话的底细。书中第五页的这样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而献身。”小仲马为自己虚构的“纯真爱情”辩白，对父亲说，“我希望一举两得，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既然赎了罪，洗涤自身的污

秽，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他们也無法说我颂扬过淫荡。”

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一种对《茶花女》的最轻蔑的评价，即说这是一部“玫瑰露”小说。写一个名妓的故事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名妓又确有其人，名叫玛丽·杜普莱西，一个沦落风尘的绝色女子。且不说纨绔子弟、风流雅士趋之若鹜，大仲马也与之有染；单讲小仲马，一八四四年二十岁时，就得到比他大半岁的玛丽的青睐，很快成为她的“心上情人”。可是一年之后，两个人就因争吵而分手，小仲马给玛丽写了《绝交书》。

就在玛丽去世不久，他就把她献上祭坛，写成了小说《茶花女》，又改编成剧本，成功首演，被称为十九世纪法国最重大的戏剧盛事。

然而，小仲马的创作命运已定，此后不管他又写出多少作品，也只是绿叶，陪衬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茶花女》始终是他唯一的成功的基点和顶点，也一直是对他评价或毁或誉的起点和终点。

此后小仲马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都旨在逃出《茶花女》这个魔圈，逃出这块骷髅地，另建他的文学王国。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坐上真正的文学宝座。

于是，他开创了“命题戏剧”，主张“戏剧必须服务于社会的重大改革，服务于心灵的巨大希望”。他按照这种主张创作的一些剧本，连题目都已命定：《半上流社会》（一八五五年）、《金钱问题》（一八五七年）、《私生子》（一八五八年）、《放荡的父亲》（一八五九年）、《妇女之友》（一八六四年）……

于是，无论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还是变成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小仲马始终以伦理的权威自居，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

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忏悔青春时期的“原罪”：“读者朋友，我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尊重，写了所有这些剧本，唯独第一种例外，那是我花一周时间炮制出来的，单凭着青年的胆大妄为和运气，主要是图钱，而不是有了神圣的灵感。”

他所说的“例外”，当然是指《茶花女》，令人深思的是，围绕着给他带来最大名利的这部作品，他总是否定别人肯定的东西。

想当初，小仲马写《茶花女》时，抛却功利的动机不说，他毕竟是写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尤其这是同一个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可能长久的恋情，极具新闻看点，就算原本原样写出来，都可以成为畅销读物，更何况是经过艺术加工了呢？

小仲马自然不会简单地叙述同妓女的爱情故事，否则他就真的创作出一部“玫瑰露”小说了。他深感“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的必要，以免落个“颂扬淫荡”的恶名。因此，他一方面把这段放荡行为美化成“纯真爱情”，另一方面又准备为了伦理而牺牲掉爱情。

应当指出，小仲马的高明处，就是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完成这种美化的。他采用忏悔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模仿普莱服神甫的《玛侬·列斯戈》，也是受缪塞的《世纪儿的忏悔》的启发。但是，一般意义的忏悔，总是悔痛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小仲马痛悔的却是他在现实中莫须有的、仅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为，这是最大的区别，也是他成功的创新。

在小仲马的笔下，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纯真爱情”，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玛格丽特，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故事自始至终，二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更令人叫绝的是，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获得合法的名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酿成悲剧。

F. 萨尔塞一八八四年谈到《茶花女》时，有这样一段话：“这个

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规则，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传统习惯。他将这个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再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他却没有想到引入生活细节的同时，就更新了戏剧的力量，进行了一场变革……这是舞台上所见到的最真实、最感人的作品之一。”

正是这种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给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但小仲马却认为这是要赎的“罪”，要洗涤的“污秽”。他认定《茶花女》的成功是他忏悔的成功。的确，伪装成“纯真爱情”的放荡，再加上忏悔的调解，就既能满足那些有产者的欲望，又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了。

然而，小仲马混淆了，或者根本没有分辨清艺术的成功和社会的成功。他错误地以为社会的成功就是艺术的成功。《茶花女》之后四十年的文学创作，小仲马在社会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不断地忏悔他的“原罪”《茶花女》。

四十年社会成功的掌声和喝彩一旦静下来，他的众多作品摆到《茶花女》的旁边一比，就显得多么苍白。

白白忏悔了四十年。

小仲马仿佛要夺回那四十年，就在一八九五年亡妻之后，他又娶了比他年少四十岁的亨利埃特·雷尼埃。

新婚半年之后，他便去世了。

应小仲马临终的要求，家人没有把他葬到他在故乡维莱科特雷的墓地，而是葬在巴黎蒙马特尔公墓，离“茶花女”玛丽·杜普莱西的香冢仅有百米。

这也许是小仲马的最后忏悔。

李玉民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 目 录

## 茶花女

---

第一章	002
第二章	008
第三章	014
第四章	021
第五章	030
第六章	038
第七章	046
第八章	057
第九章	065
第十章	075
第十一章	086
第十二章	097
第十三章	105
第十四章	115

# 目 录

第十五章	125
第十六章	132
第十七章	141
第十八章	148
第十九章	156
第二十章	162
第二十一章	168
第二十二章	176
第二十三章	184
第二十四章	193
第二十五章	204
第二十六章	212
第二十七章	226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 茶花女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不，不，不，”他连连摇头，不敢说什么，厚脸皮像什么也没看见，只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 第一章

依我看，只有认真学习了一种语言，才可能讲这种语言，同样，只有多多研究了人，才可能创造出人物。

我还没有到能够编造故事情节的年龄，也就只好如实讲述了。

因此，我诚请读者相信本书故事的真实性，书中的所有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之外，都还在世。

此外，我所收集的有关事实，大多在巴黎有见证人，假如我的见证还不足以服人的话，他们可以出面证实。再者，多亏了一种特殊的机缘，唯独我能够把这个故事记述下来，因为我是故事最后阶段的唯一知情人，而不了解最后阶段的详情细节，也就不可能写出一个完整的感人故事了。

这些详情细节，我是这样获知的。

那是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大幅黄颜色的广告，是拍卖家具和珍奇古玩的消息，即物主去世之后举办的拍卖会。广告没有提及那位逝者的姓名，仅仅说明拍卖会将于十六日中午到下午五时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还注明，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感兴趣者可以去参观那套住房和家具。



我一向喜爱古玩，这次机会我决不能错过，即使不买什么，也要去开开眼。

次日，我就前往昂坦街九号。

时间还早，不过那套房子已经有人参观了，甚至还有几位女士：她们虽然身穿丝绒衣裙，披着开司米披巾，乘坐的豪华大轿车就在门外等候，可是展现在眼前的豪华陈设，也令她们不免惊诧，甚至感叹不已。

后来我才领会，她们为何那样感叹和惊诧了，因为，我仔细一观瞧，就不难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名高级妓女的闺房。

那些贵妇，如果说渴望亲眼看看什么的话，渴望看的也正是这类交际花<sup>①</sup>的闺房，而进入参观的恰恰有上流社会的女士。须知此类交际花，每天乘坐马车兜风，将泥水溅到贵妇的马车上，她们还到歌剧院和意大利人剧院<sup>②</sup>，就坐在贵妇隔壁的包厢里。总之，她们肆无忌惮地在巴黎炫耀妖艳的美貌、炫目的珠宝首饰以及风骚淫荡的生活。

女主人既已逝去，我得以置身于这套房中，就连最贞洁的女子也可以长驱直入了。死亡净化了这富丽堂皇之所的污浊空气。况且，真需要解释的话，这些最贞洁的女子也情有可原，说她们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并不知道是谁的住宅，说她们看了广告，就想来瞧瞧广告所列的物品，以便事先选定，这种事再普通不过了。当然，她们在所有这些奇珍异宝之间，也无不探寻这名交际花的生活痕迹。而此前，她们无疑听人讲过她那离奇的故事。

只可惜，隐私也随女神一同逝去，那些贵妇无论怎样搜索，也仅仅看到逝者身后要拍卖的物品，丝毫也没有发现女房客生前出卖

---

① 在社交场中活跃而有名的女子，含轻蔑意。

② 原址是舒瓦泽尔-斯坦维尔旅馆，用以接纳意大利演员，故名。